九煙先生遺集

九煙先生傳畧

先生姓周氏諱星字景虞號九煙湘潭人也於先高祖爲從父江西左布政使之屏曾孫廩生應之孫潁州學正逢泰長子潁州年二十遊金陵愛其山水秀麗卜居焉生先生於上元育於黃氏幼有神童之目六歲能文八歲刻周郎帖十二入南監弱冠雋北闈崇禎庚辰成進士授戶部未就職即於是年隨父挈家歸故里明年父歿先生與族人不相能忿然去自是遂冒黃姓爲上元人矣其作芥庵詩序有曰余本湘人今寄跡白門於湘不忍遽忘猶復往來羈棲於湘者數四不知者多以

余爲非湘人余亦不欲自明其爲湘人也以嶔崎澹蕩之性處喧湫聲利之場其勢不能相入兼之少年磊砢感憤易生境遇所觸往往發爲聲歌殆不下數百首今猶記其二絕一律云嘯傲江東二十年不知憂地與愁天一朝泛宅過湘浦始信低眉是聖賢屈子放來悲澤畔賈生謫去怨長沙由來才子傷心地不是徬徨即嘲嗟此身何故落瀟湘悶對長天淚幾行山水無緣供酒椀文章多病惱詩囊人情只向黃金熱世法難容白眼狂明日扁舟吳越去從渠自作夜郎王則其倨傲無聊之況可槪見矣其自述如此舊傳稱其生平正直忠厚

好濟人利物而直率少文剛腸疾惡嘗自鐫一印文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自謂與正人君子鬼神仙佛相知而與衆人多不合然則非族之人不相容殆亦先生之孤峻有不能容人者耶亂後變名人字畧似號半非別號而庵浪遊吳越間其幽愁憤鬱之懷老而彌甚記幼時嘗見史外載先生晚號笑蒼道人自撰墓志謂一生事事缺陷五倫皆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蓋生命不辰遂與貧賤相終始然積功累行孳孳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俯仰之間毫無愧怍庶幾文人之有行者銘曰笑蒼乎笑蒼乎爾既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留死

後之文章乎既不能飛身於碧落獨不當淹夢於黃粱乎而今竟若此安得不心傷乎然而爾之英風浩氣甯不蟠五岳而配三光乎遂於午日放棹秦淮劇飲大醉鑿舟自沈而死盍下從靈均遊矣一子名檣字禹公見杜于皇跋語中稱其有才有志殆亦非碌碌者先生所著詩文有夏爲堂集時藝則有逋草均已散佚先叔祖錦灣公蒐採數十年得詩文雜著若干篇一鱗半甲珍爲異寶予又補輯若干篇欲刊行之尙待再輯也所選唐詩快閒有傳本曾於京師書肆購得之歲戊辰奉使金陵屬上元諸門人訪求黃氏後及詩文集皆不可得

惟得墨蹟一幅白書新柳堂弍山樓二律銀鉤蠆尾體兼顏柳詩載入集中又周郎帖三種其臨曹娥碑題曰八歲小子周星樂毅黃庭則皆九歲書後有周郎景明星二印知先生幼字景明也董思翁跋云周郎八歲書蘭亭曹娥端勁風逸有二王筆意雖紙成堆墨成冢者未能過也豈前身工力成此宿慧耶凡百許言末又云周郎勉旃余則焚硯矣翁之此跋信非虛譽向見先生傳中所稱以爲不過童子婉弱體耳豈意其逼眞二王如此斯一奇也書雖小道亦足見先生異稟絕人之一端云或曰先生既絕棄氏籍去之若浼且百數十年矣

而族之人猶豔稱之以號於人曰此故吾宗也先生有知甯無嗤笑雖然世固有子孫而不樂舉其祖父者矣抑或流離轉徙而泯滅無聞亦誰復相引重先生不以黃易周而但冠於其上是猶有不忘本之心吾族不絕之於家乘且津津不置若此從其朔耳誠重乎其文也誠重乎其人也時

嘉慶丙子孟冬湘潭周氏族孫系英述

九煙先生遺集小引

族祖九煙公負不世才箸述極富而生當明季兵燹流離傳書絕少　叔曾祖錦灣公蒐輯詩文雜箸若干篇先司徒又補輯若干篇匯爲一冊藏之有年終以不得夏爲堂集逋草二書爲缺畧未付剞劂　先子謝世詒樸浪跡江淮間又十餘年亦未敢忘蒐輯而抱殘守缺仍無增益無以成　先子闡揚之志私懷嘗耿耿也春初晤清石刺史於邗上談藝之餘出夏爲堂別集見示喜得未曾有攜歸與家藏本合編之得文二卷詩二卷雜箸一卷時藝一卷凡六卷雖非全豹然較鄰之缺畧

者爲有間矣編竟謀與清石梓行以公同好以嘉惠我
子孫因書其緣起於簡端時
道光己酉仲春湘潭七世族孫周詒樸謹記

九煙先生遺集卷一目錄

賦　論　序

九煙先生遺集卷一

湘鄉後學左

湘潭族孫周詒樸校

賦　論　序

河朔避暑賦

遡河朔之盛事有避暑之遺文繄何人之倡舉曰本初之袁君歷千秋而不朽豈無藉乎高文慨自漢紀陵夷方輿鼎沸么麽縱橫奸雄睥睨惟君侯之家聲堪一時之師帥兼州牧以將軍督幽并與青冀時則水連漳衞地界覃懷山河表裏川陸儃佪凡觀風而攬勝孰不歎

其壯哉思四序之遷流兮竊獨畏此炎暑六幕變爲洪爐兮五嶽化爲焦土惱萬國之夢魂淪九州之汗雨鬱攸加祝融之鞭列缺佐豐隆之鼓雖廣厦與深宮兮乞涼飔而未許佃蝵羽與釜鱗兮欲遯逃而無所於是君乃投袂而起杖策而嘻集諸大夫而共謀之曰酷暑困人一至此乎孰爲樂郊我將避焉諸大夫皆頓首曰謹受教公之宇下幸有樂郊是曰河朔去此非遙願隨公往于焉逍遥君乃甌然且喜且詫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移時而至會不半舍其爲地也左孟門右太行背林慮面朝陽接沁源之滮滮撫淇水之湯湯蘇門之百泉觱

沸濟濆之盤谷蒼凉此誠山川之最勝固可雄睨乎八荒且也林木鬱蓊澗石硌磟翠嶂棲雲珠簾飛瀑芳草藹其芊綿奇蘤紛其馥郁處士高徑徑之松君子醉家家之竹人也入乎其中與天地而皆綠又有水鳥林禽朝嘲夜唳文魚躍于階渠瑞鹿鳴于庭樹花間之元鶴時來雲中之白鳳欲下非靈囿之等倫亦上林之匹亞君乃屏騶騎上高堂經曲檻度修廊登岩甍之飛閣入窈窱之洞房莫不施離婁而鞞鞢晻黮靄以熒煌然猶未殫其勝概也遂臨巃嵸之峻宇兮陟嵽嵲之層臺睇蒼昊其咫尺兮亂雲氣以徘徊對羣峯如列障兮頫如

帶之濴洄箐樾翳其四合兮眴茵席如莓苔白日忽然匿景兮清風栩栩以徐來蓋下視不知其幾千仞兮何有朱戶與黃埃維時君則顧而樂之披襟而大笑曰美哉河朔也此非避暑之奧窔乎於是命几筵具壺觶倒瓊漿羅琛餌召賓朋呼佐吏多士景從羣賢畢至旣雲蒸而雨集亦璧合而珠聯鄴都空其諸子竹林失其七賢咸舉觴而角斝競拈韻而題箋晷無分乎晝夜惟酣飲之陶然亦有五陵少年三河壯士裘馬翩翩冠劒纚纚磤紫轂與輜軿聞高風而至止傾寸心於酒杯動悲歌於千里又有明眸皓齒玉貌冰肌雒川神女巫岫瑤

姬音泠泠而送遠影姍姍其來遲本對之而忘暑況狎昵於金巵觴乃散髮歡呼解衣槃礴或拍或浮或獻或酢或奕或琹或歌或彈或劍或壺或射或搏時醉時醒時止時作載寢載興載斟載酌乃席地而幕天渾相忘夫晦朔不識人間之可哀差同天上之至樂笑漢殿之金莖陋曹家之銅雀挪揄座上之劉松嘲啑村中之鄭褻朝室之千鐘詎荒平原之十日非遲自有伏臘以來曾未見此數數方是時也驅火龍于雪山因女魃于冰井炎帝望之而迴車赤熛聞之而戢影南訛類北極之寒朱夏變金商之冷此一舉也豈非千載之奇觀八紘

之絕境乎噫高矣美矣暢忘歸矣雖可樂也亦可悲焉
迺坐而嘆曰睨河朔兮王侯都跨燕趙兮控中區彼避
暑兮袁本初身行樂兮聊驩娛惜乎視蔭兮無遠圖瑶
臺金闕兮俄邱墟徒傳此一事于後世兮𡙇足動詞人
之唏噓

天地與日月食論 食或作蝕非乃音獨粥也

吾人日在天地之中戴圓履方習而不察試問天與地作何安頓鮮有能了了者此眞可謂仰不知天俛不知地矣天地之理人以爲大而難明愚謂非苦其大也但苦無証據耳星辰度分日月往來是其可據且以天地之形言之按王蕃渾天說云天形似鳥卵地居其中猶卵之黃故天包地外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地之上下四方皆天也朱子亦云天在外常周環運轉地只在中央不動岐伯曰地亙於中大氣舉之邵康節曰天依形地附氣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氣外有軀殼甚厚所以固得此氣也惟天運轉不息若天不運旋亦無地矣故捘宗滑切結許多渣滓在中間

而成地使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地陷下陷於何處是言無有停時此說似矣乃又云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故地浮在水上與天相接此何說也夫既云天包地外地之四方上下皆天矣則地猶卵黃卽天猶卵殼卵黃之外必四面皆空曠無物而後得成其爲卵殼之天今乃云地浮水上是地猶方板然方板之外四邊皆水與天相接則天祇有一半在地上一半在水中夫地上之天可見水中之天亦可見乎且水之爲物非能懸於虛空也有水必有底底必有泥沙若云水中有天則泥沙之下亦有天乎所謂天常周環運轉而不息者惟轉於地上耳亦將

轉於水中乎縱能轉於水中亦能轉於泥沙之底乎夫泥沙之底爲何物卽地也若云地浮水上地是水載則水所載者一地而載水者又是一地豈非兩重地乎彼水上之地既是水載不知水下之地又屬何物所載若云仍是水載則水而又地地而又水吾恐地之爲地將千百重而未有已也其何所底止乎且所謂方板外之水爲何水必四大海水也古今浮海者多矣若使四大海之水與天相接則浮海之人行而不止不且飄飄直上天乎吾有以知其不然也然則畢竟何如曰先聖有云不以人廢言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世間有所謂

西士之學者誠荒誕不足道然其論天地之形與日月食之理則至當而不可易其論天地也曰天包地外地居天中亦猶夫王蕃朱子之言耳而其論地中之水與地上之人物則獨異彼言地形如一大圓毬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吸於圓毬上故海水繞毬而流人物環毬而生於是有正者有倒者有横斜者鯫儒驟聆其說驚眩不信以為人物但正生耳安有横斜與倒生者姑以淺近者明之歷家云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言其大概耳然燕京之與粤東相去不滿五千里其南北極出入之度數已差若以燕京為正

則粵東之人當立於斜處然而粵東初未嘗斜者漸遠而不覺也由此推之人在五千里之遠則正者可斜若進而五萬里斜者不可橫乎若更進而五萬里橫者不可倒乎非倒也乃正也蓋我以正爲正彼亦以倒爲正易地則皆然耳抑非彼處之人欲倒也彼處之天已先倒矣天既倒覆於上人安得不倒立於下如不信地下有倒立之人何以有倒覆之天如并不信地下有倒覆之天又何以稱四方上下皆天乎至於水之周流總不離地毬一步設以一舟而偏行四大海近則平行遠則斜行又遠則橫行又遠則倒行其理與人一也人可倒

立何疑於水水可倒浮又何疑於舟乎所以然者皆因地毬質重性能粘吸一切物正如朱子所云地居中央惟天轉運不息故搊結渣滓而成地夫地既可以搊結而居中況水與人物皆附地而成形者獨不可以搊結而居中乎此乃確然不易之理所苦者人之視履有限不能親到倒立倒行之處而印証之縱使能到倒立倒行之處而既到其地依然平直猶燕京之抵粵東全不覺粵東之爲斜又安知彼處之爲倒乎然人雖知其爲倒而仰觀於天其南北極出入之度數則灼然不可欺也吾上見北極而不見南極則彼倒立之處自當見南

極而不見北極可曰北極是天而南極非天耶又可曰
南極之天猶夫北極之天耶今吾輩舉目不見南極遂
敢謂天上無南極南極之下無山水人物耶至於日月
食之說尤屬顯明按朱子云日食者日上月下在黃道
赤道交處相會日爲月遮故食月食者以月本無光日
耀之乃有光而火日外影周髀經云日猶火月猶水故曰火日其中實暗
歷家謂之暗虛至望時恰對其中暗處月爲暗虛所射
故食此言日食似矣而月食則不勝牽強夫既云月無
光日耀乃有光則日爲至明之體安得中暗卽云中暗
而日之對月方將耀無光者而爲有光又安得射有光

者而爲無光乎此殊不可解也惟西士之論則分日月與地毬爲三而兩言以蔽之曰日食者日月俱在天上但日居上而月居下日爲月掩故食月食者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毬居中隔之日光全爲地毬所掩不能耀月故食是其言日食與吾儒同而言月食與吾儒異要其理則至明至簡而不可易矣又歷書云日何食朔謂日月會於辰過天首地尾二星則以月之陰氣盛而得掩日之明乃日食矣月何食望謂日月相望得月之氣而明遇天首地尾二星則日之氣爲二星所奪而月乃食矣每歲日月十二次交會所會之月謂辰天首羅睺也地尾計都也總之儒者胸中但信其所見而不信其所未見雖統言地之四方上下皆天其實拘於地浮水上之說以爲地

下皆水故但知地上有仰戴之天偃度四方有徧滿之天而終不敢確信地下有倒覆之天惟其不信地下之有天則不信地下之有日因不信居中之地毬可以隔地下之日光而致天上之月食所謂見一半不見一半其受蔽則一而已矣閒西士有徧歷大地一周者見南極衆星朗朗與吾土所見迥異故其天文有兩圖分南北極而爲二因知北極爲地上之天南極爲地下之天正與吾土人足掌相對蓋彼曾親到南極之下故言之鑿鑿如此夫西士之言天地必待親到南極而知之若吾之言天地則不必親到南極而始知之也亦信之以

其理而已矣嗟夫宇宙大矣凡吾人耳目心思之外其爲理之所無而事之所有者何可勝道況此爲事之所應有而又爲理之所必然者乎

選唐詩快自序

粵稽媧皇制字心之爲志言之爲詩志也者心之所之則詩也者其言之所之乎而尚書紀舜之命夔又曰詩言志則言之所之其卽志之所之乎後世以爲未足而復於之下增寸則似有取於尺寸矣尺寸者法度所由生意謂詩必麗於才才必麗於法也僕嘗聞康節之言曰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是已若夫詩也者天地人三才之靈籟也如云刪後無詩則必春秋以後并天地人皆無之而後可而自春秋至今固未始一日無天地人則春秋至今未始一日無天地

人之三籟也自僕言之不但刪後有詩即畫後早已有詩又不但畫後有詩即畫前先已有詩易言之詩爲天地人之三籟而未有詩先有天地人既有天地人即有天地人之三籟彼三籟非詩也乎哉且無論衆竅比竹吹萬不同即下至樹聲泉響鳥語蟲吟無一非自然之籟即無一非自然之詩也詩自皇初以來至李唐而大盛非詩獨盛於唐也葢天下之人心每視功名爲趨向唐以詩取士故舉一世聰明才辨之士皆竭智殫精以赴之雖欲不盛而不可得而唐之一代垂三百祀不能有今日而無明日不能有今年而無明年則不能有一

世而無二十世於是乎武德不得不降而開元開元不得不降而大歷大歷不得不降而元和長慶元和長慶不得不降而天祐五季者此理勢所必至也而後人遂執此爲初盛中晚之分夫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後可耳豈可以此定詩人之高下哉且如天地間樹聲泉響鳥語蟲吟凡有耳者聞之未有不欣然以喜或悄然以悲者朝聞亦然暮聞亦然一歲聞之至歲歲聞之亦然彼泉樹蟲鳥之音豈嘗有初盛中晚哉至於疾雷震霆則掩耳而思避鵁啼鴉噪則挾弓而思彈苟意所不許固亦不問其爲初盛中晚也僕嘗極服袁石公

之論曰文章之氣一代薄一代而文章之妙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其盛處正其薄處也然安得因其薄而掩其妙哉故僕以爲初盛中晚之分猶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風雨炎凝歡賞恒於斯怨咨恒於斯不得謂夏劣於春冬劣於秋也況冬後又復爲春安得謂明春遂劣於今冬耶總之世俗小儒騖外好高胸中眼底實未得其最下者而哆口輙取法乎最上以中晚爲未足乃進而初盛初盛猶未足乃進而六朝六朝又未足乃進而秦漢等而上之其勢不進於盤古不止而盤古以前

相傳如龍漢覗高之屬又豈無更高於盤古者則何不直求之混沌之初未有天地之始乎此眞可爲仰天捧腹大笑絕倒者也僕今者詩快之選則不惟其世而惟其人不惟其人而惟其詩又不惟其詩而惟其快於中蘆爲三集曰驚天曰泣鬼曰移人移人則人快驚天則天快泣鬼則鬼亦快而且人快則移人者尤快天快則驚天者尤快鬼快則泣鬼者尤快蓋一快則無不快也其爲選則虛公平直毫不敢以成心偏見參之不問濃淡淺深惟一以性情爲斷初則去其不快者取其快者既乃去其差快者取其最快者譬之披沙揀金剖璞出

玉蓋幾經剝換而後成於以顯微闡幽哀窮悼屈以此自快亦云庶矣雖然人之欲快誰不如我務期凡讀斯集之人喜者可以當歌歡者可以當劇思者可以當月慍者可以當風倦者可以當遊雄者可以當獵愁者可以當酒寂者可以當花鬱者可以當香病者可以當藥怒者可以當劍饑者可以當椎夢者可以當鐘冤者可以當鼓發者可以當猾曠者可以當姬不第者可以當銀魚避世者可以當金馬求仙者可以當白鳳齎志者可以當青蠅使我一人讀之歌哭叫跳不已人人讀之亦歌哭叫跳不已而千古以上之詩人相與歌哭叫跳

於前千古以下之詩人相與歌哭叫跳於後則我一人之心快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俱快是則僕之私志也至於僕生不辰窮愁拂鬱倔彊支離雖倖竊早歲之科名無救於中年之貧賤生平著述等身積稿滿屋曾未得一遇彭宣侯芭其人者與之從容而坐論焉茲年屆古稀始勉成此一書遂不覺愀然作而嘆曰嗟乎宇宙大矣古今名賢從事於丹鉛之役者蓋無慮數十輩矣計前此所選之詩不啻汗牛充棟僕區區茲集何足當倉稊澤礨毋亦聊存此一種於天地間以當樹聲泉響鳥語蟲吟而已既而復輾然笑曰唯唯否否試觀今日村

塾中經如三字詩如千家之類尚傳之千餘年不絕而況乎大於此者夫文章不朽之盛事自當與天地相終始僕生也晚玆集之成又晚是區區者誠不得與天地相始矣將不得與天地相終乎哉若夫時輩悠悠之口少可多怪君山昌黎言之詳矣今固不必問也

題驚天集

或問於九煙曰天可驚乎九煙曰可曰奚驚曰天以風雷驚人人以文章驚天風雷者天之文章文章者人之風雷也昔太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處呼吸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夫以驚人之詩問天則駸駸乎驚天矣但不知閶闔之中亦解道澄江淨如練否少陵之寄太白曰筆落驚風雨風雨非天之風雨乎然不曰天而曰風雨猶之乎呼藎臣告僕夫云爾尚未敢訟言驚天也至長吉之咏李憑箜篌則直曰石破天驚逗秋雨矣夫箜篌一小技耳尚可以破石驚

天而况大於箜篌者乎嘗觀周易之坤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太元之劇曰海水羣飛蔽於天杭此眞驚天語也詩中有類此者自不得不亟取之嗟乎天蒼蒼而高也屈原問之而不應庶女呌之而不聞鄒衍談之而不知鼂道元箋之而不答從來夢夢若此吾亦何從驚之哉然世無驚天之事而詩實有可以驚天之理豈沐日浴月之章吐火施鞭之句反出二十三絲下耶集驚天第一

題泣鬼集

九煙曰古今來善泣者無如鬼昔皇頡制字鬼爲夜哭哭字耳非哭詩也然而有字即有詩矣檀弓云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後世詩有佳有劣不知此夜哭之鬼果愛其佳而哭耶抑畏其劣而哭耶嘗觀葩騷所載如萇楚桑柔之什山鬼禮魂之歌其爲可泣者多矣而初不聞有鬼從而泣之者豈其時鬼皆頑聾乎惟賀季眞初見太白烏棲曲以爲可泣鬼神而少陵即用其語相贈長吉集中一則曰顧攜漢戟招書鬼再則曰秋墳鬼唱鮑家詩後人遂以鬼才目之夫鬼能泣詩詩亦能泣

鬼鬼詩之與詩鬼正未知是一是二然詩有佳有劣鬼亦應有佳有劣其爲雄奇高妙之詩則必有雄奇高妙之鬼賞之其爲卑俗庸陋之詩則必有卑俗庸陋之鬼賞之但恐以劣詩而遇佳鬼則鬼當泣以佳詩而遇劣鬼則詩又當泣斯二者之泣一則鬼之不幸一則詩之不幸也吾所取於泣鬼者其必以佳詩而挑佳鬼以佳鬼而拜佳詩乎噫鬼猶如此人何以堪集泣鬼第二

題移人集

九煙曰天下之最難移者其惟斯人乎禮樂移之不得政教移之不得甚至兵刑移之亦不得而獨有一物焉可以俄頃談笑而移之一物者何卽所云釋西伯而走司寇者是也故於傳有之曰尤物移人然此物安可多得則思得近似者以充之詩也者文章之尤物也孔子詔小子學詩而曰興觀羣怨之四者以言詩可以言尤物亦可取尤物而比詩殆猶西子之與西湖歟夫古今之爲尤物者多矣粉白黛綠燕瘦環肥其爲物也不一而皆足以傾城國而眩帝天所謂美人不同面而皆悅

於目也惟詩亦然如邶風山榛隰苓之思楚辭沅芷澧蘭之賦甯復知尤物之爲詩詩之爲尤物乎但詩雖與尤物同功祇恐世有魯男子與登徒大夫則眞無可如何耳如其不然吾見其從風而靡矣若夫伯牙學琴於成連從之東海成連去而不返但見海水山林羣鳥悲號伯牙嘆曰先生將移我情此則姑射飛瓊之流又不當與凡俗同觀矣然其爲移人甯有二乎集移人第三

陶密菴詩序

余與陶子燮友交殆非恒俗形貌之交也葢生平有四同焉燮友楚人而生於湖南余雖非楚人而亦嘗寄籍湖南則其地同當庚午積分創復時燮友爲北雍第一人余爲南雍第二人則其貢天府同癸酉之役燮友舉於楚余舉於燕名次亦復相亞則其登賢書同嗣後窮達隱見雖稍有參差而變革顛危流離跋疐金石相信九死弗渝則其志操又同噫嘻古今來文章性命之交如吾兩人者可多得哉自壬子判袂以來迄今三十年矣荆吳相隔煙水蒼茫雲樹月梁之懷未嘗少間晨夕

既無御風縮地之術則時時夢見之余故有選夢一編紀生平夢中所得詩文聯額之屬凡十餘卷而與夔友往還酬答者居十之五古云千里神交夫豈欺我庚戌之春余流寓潯溪偶從寶雲和尚所得覩夔友篋笥欣然倚而和之越一載辛亥冬始作一緘寄夔友未知迢迢雙鯉何日得達瀟湘又越一載壬子春則夔友儼然先以一緘寄我且示我𡃤古集數卷余熏瀞卒業焉而不禁臨風三嘆也夔友𡃤古之作本因李西涯先生而起余嘗讀西涯樂府而酷愛之不獨懷古論世有功勸懲而音節攙鎗激越頓挫此案間第一絕妙下酒物也

今夔友復引伸而推廣之凡得一百廿餘則大抵非忠孝廉節之型卽奇侅靈秘之蹟大之可以干城名教而小之亦可以博物洽聞後世讀其書想見其人則不淫不亂將比風雅於春秋志潔行廉當推離騷於日月矣至於寤歌之後繼以商歌則建安不存恨滿桓靈之痛義熙已往辭多哀定之微昌黎所謂誅姦諛于旣死發潛德之幽光者一篇之中不啻三致意焉自是編出而皇天后土可鑒野廟之心五嶽九州共聽空山之哭迴視西涯當日一曲春風公然後來居上豈但變本增華而已哉夔友之以噫古名篇蓋取風人願言則噫之義

夫莊碩之嚏自嚏也悼今人之不古處也而夔友之嚏則不自嚏而嚏人不嚏今而嚏古自嚏者陰嚏人者陽嚏今者短嚏古者長彼碩人兮寤言不寐此碩人兮寤歌獨寐寐然則處風雷霾曀之時而切居諸照臨之慕者余與夔友其亦猶此物此志也夫

芥庵和尚詩序

芥公今飄然一衲子耳其初固楚湘文士也楚之湖南有三湘而湘潭適居其中北望洞庭南望岣嶁皆不越二百里外其山川磅礴浩淼謂宜有魁奇倜儻之人出於其間而輿乘寥寥祇增慨喟余本湘人今寄跡白門於湘不忍遽忘猶復往來羇棲於湘者數四不知者多以余爲非湘人余亦不欲自明其爲湘人也以嶔崎澹蕩之性處喧湫聲利之場其勢不能相入兼之少年磊砢感憤易生境遇所觸往往發爲聲歌殆不下數百首今猶記二絕一律云嘯傲江東二十年不知憂地與愁

天一朝泛宅過湘浦始信低眉是聖賢屈子放來悲澤畔賈生謫去怨長沙繇來才子傷心地不是徬徨即咄嗟此身何故落瀟湘悶對長天淚幾行山水無緣供酒椀文章多病惱詩囊人情只向黃金熱世法難容白眼狂明日扁舟吳越去從渠自作夜郎王則其侘傺亡聊之況可概見矣當是時所見皆縱目之徒所聞皆傷心之事絕不知有所謂芥公其人者迄今三十年來華表銅駝人代皆非故矣昨歲甲辰夏五始與芥公相見於鹽官握手通名淒然話舊相嚮失聲不知墮幾許永嘉天寶之淚已乃瀹茗煨芋出新詩一編示余余展讀未

竟又不禁怡然相樂也蓋近日詩人徧天下盲風苦霧令人掩面欲噦余嘗謂世人皆不宜作詩獨僧宜作詩取其有雲水情有松石意其旨趣或不相遠也然鍾退谷之論曰僧詩有僧詩習氣僧而必不作僧詩便有不作僧詩習氣此言非獨爲詩僧而發若曰詩家習氣不除則僧與不僧無一而可耳今讀芥公之詩清遠秀潤皆直寫性靈絕無習氣嶽色湖光往往於篇什見之坡仙有云點瑟旣希昭琴不鼓此中有曲可歌可舞是可以狀芥公之詩矣詩而若此又何必僧何必不僧也

具區志序

鴻濛初判必先生天地次生山水而後乃生人若論滕薛長幼之序則人不獨不能與天地爭抑并不能與山水爭乃人與山水之得失不過數端盡之數端者何曰耳目也手足也心思也人皆有之而山水皆無之故以人與山水爭則山水常不勝而人常勝也雖然人之勝山水也以耳目手足與心思而山水之勝人亦即以無耳目手足與心思故山水靜而人動山水逸而人勞以靜勝動以逸勝勞故山水常有餘而人常不足山水常樂壽而人常苦夭也若是則人終不能勝山水乎曰殆

不然吾自有勝之之法何法以勝之曰惟文章足以勝之彼山水非無文章也有文章而不能自見必且乞靈於人乞靈於人則人有權而山水無權故人之於山水猶田忌與諸公子之三駟常一不勝而再勝也三吳固多名山水其於東南爲澤國水乃較多於山而水之最大者無過震澤自神禹底定以來闔閭遊觀而後迄今數千年蓋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洞庭太湖者矣太湖卽震澤之殊號以水得名而洞與庭爲兩山居湖中又以山得名則震澤實兼山水之奇而有之王文恪公首輯震澤編一書謂生平足跡所至經歷名山大川頗多若

三萬六千頃波濤之中復森列七十二高峰此則天下所未有顧其地距吳門將百里山中之人有終身不入城市而城市之人亦有累世不至山中者其間古今興廢之蹟風土形勝之槩與夫文獻睹記之林或口能言而筆不能述或筆能述而目未及窺大抵如秦漢殿廷談蓬瀛方丈耳雖有文恪公一編在前然當時權輿草創未暇爬羅剔抉漁獵無遺况今相去又二百年矣物換星移陵谷變遷增華濟美不無望於後賢而翁子季霖乃慨然以爲已任於是招集二三同志相與修明而恢廓之竭數年之心力以成此一書名爲具區志蓋一

開卷而粲若列眉瞭如指掌龍門氏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者是書庶幾近之玆當告成之日問序於余余讀而嘆曰嘻此非所謂勝山水之法乎夫具區巑岏洊流雄視東南求之荊楚豫章之境自洞庭彭蠡而外固未易伯仲也吾輩幸生長江南可以朝發夕至然余自髫時即嚮慕兩峰之名至年曰艾而始一登縹緲曰耆而始再陟莫釐則薄海內外之人其得與於斯遊者或寡矣夫思兩峰而不得遊見具區如見兩峰焉思具區而不得見見具區之志如見具區焉則遊者不必身至其地也得是書而覽之將人人有一具區於胸中即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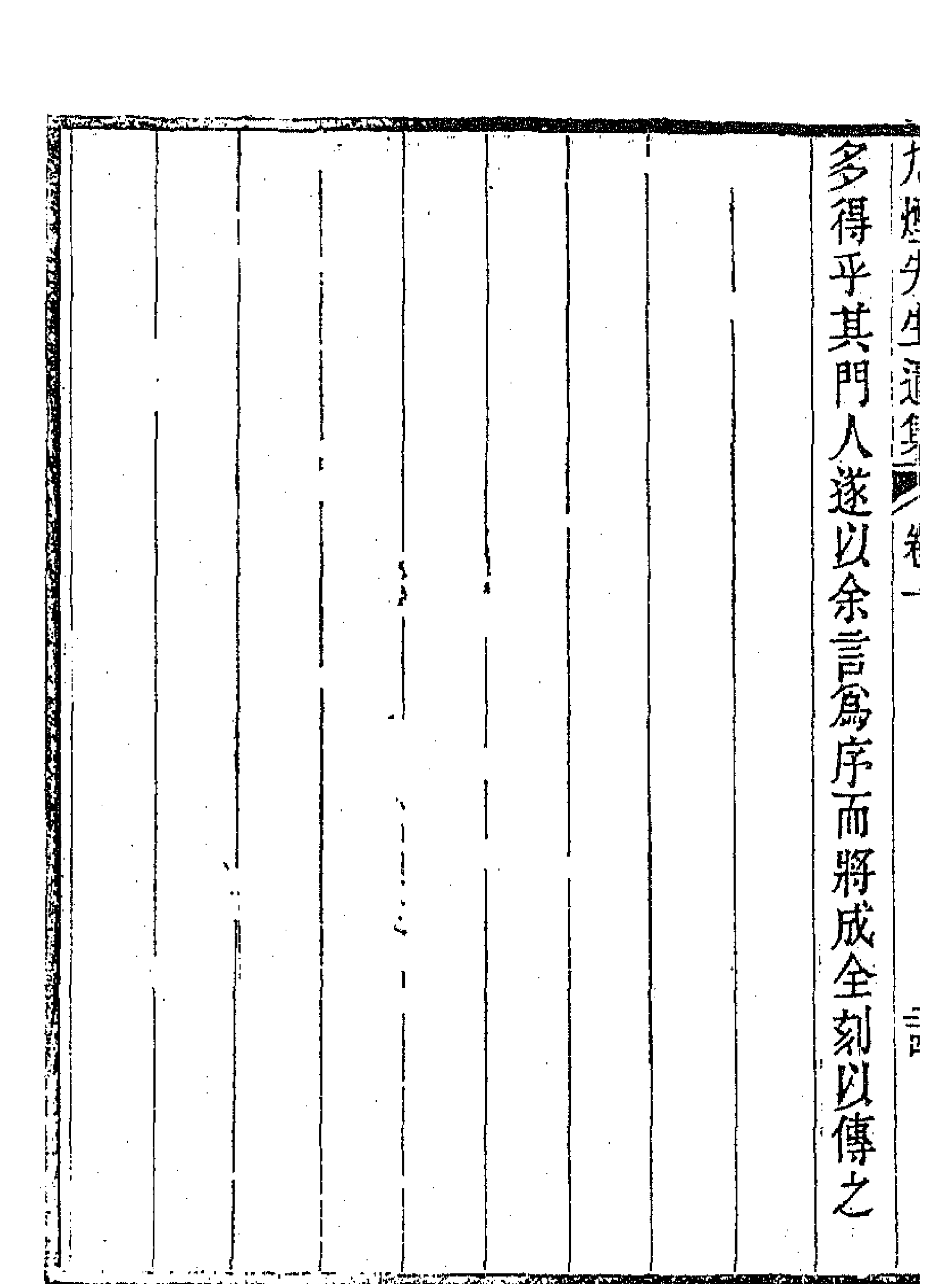
一具區於目中具區固宦然大平而受成於尺幅則已小具區固窅然遠乎而奔命於棐几則已近由是觀之彼山水雖能以靜逸驕人而人之靜逸乃更過之則人之勝山水也不問而可知矣嗚呼豈非文章之力哉

聞見卮言序

經史子集而外雜記一書凡所以爲明道覺世之助也墳典邱索僅有存者不可攷其眞僞他如左傳國語雜記于焉鼻祖矣爾時千八百國宜國國有史如乘如檮杌以大國著名他弱小不堪者豈遂無紀載所以春秋筆削賴有諸書任其蒐採耳郡縣以來天下一家絕去列國紀載而國史亦未能盡登然則草莽間有輯錄可概置勿論哉自秦火之餘作者其言具在上可以攷當時典制政事下可以見當時風俗人心精者可以爲聖賢微言折衷觕者亦可以廣學者耳目聞見好古者每

得一篇一句如寸璣尺璧寶惜逾於書史之上何則經史子集習見習聞如布帛菽粟多閱亦增人厭倦其雜記諸紀載每多奇僻嘗其一臠如侯家鯖味之不盡擷其一片如吉光羽玩之愈珍更若枕中秘冢中談名理名言尤爲好古家欣賞弗置也乃自隋唐之世傳述類怪誕不經惑世誣民莫此爲甚宋元以及明儒不敢妄置異喙談理者皆超超元箸頗有前人未能發者經其剖晰如出聖賢面命紀事者志僻拾遺每於正史所未詳者間從野老談說間得之於是稗官野乘悉入於天祿石渠矣或有未經鋟刻留隱士之秘笈資山人之談

柄如波斯異寶能多得哉吾友祝子珵美少年即博物
洽聞留心筆墨凡閱歷聞見即行劄記積久成帙顏曰
聞見卮言其門人陸續校刻頗爲世人賞識近來專心
義理之學于濂洛諸書尋味如有所得著有四子通解
詩經通解就正錄聖門狂狷錄等書已梓行海內學者
奉爲斗杓乃疑卮言之害道也輒欲焚棄前刻余僑寓
語水祝子爲南鄰數相過從余止之曰無傷也所見所
聞所傳聞聖人固不欲棄置弗道也百川無非大海之
歸曲說無非大道之寄格物致知聖人亦不過以淺近
者明道覺世而已性與天道端木以下概不及聞而可



多得乎其門人遂以余言爲序而將成全刻以傳之

慚書序

僕生平有二恨其一阿堵其一帖括阿堵之害舉古今人無貴賤賢愚男女童叟皆蠕蠕衮出沒生死於其中其辠狀多端姑不具論獨帖括一途始於王臨川臨川執拗病國史冊昭然後世痛詆其人而仍恪遵其制眞不可解且臨川晚年亦自悔其變秀才爲學究矣彼作俑者方且悔之而效顰者顧衆悅之尤不可解也世之習此技者窮綵綴花塗粉著糞與聖賢理學一路相去若河漢馬牛要不過藉以爲功名捷徑耳然高才博學之士或槁項黃馘而不得一售而一二黃口孺子甫

識之無剽掇唾餘數語便自詡青紫拾芥舉文章經術學問品行一切俱可束之高閣未仕安得有眞人品既仕安得有眞事功故甘泉先生嘗言舉業壞人心術而艸埜抵巇之徒憤時嫉俗往往倡爲廢八股之說良有以也僕自束髮受書晨夕披吟不絕獨於帖括一途不能爲違心之媚雖假手倖竊科名而所憂乃在世道每嘆取士定制相沿已久神明變通當自有法輸攻墨守兩者交戰功罪未知孰先昨得用晦制義讀之乃不覺驚嘆累日夫僕所恨者卑腐庸陋之帖括耳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麗詭勢瓌聲拔地倚天雲垂海立讀者以

爲詞賦可以爲制策可以爲經史子集諸大家皆無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觀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間習此技者皆如用晦則八股何必不日星麗而嶽瀆尊也僕嘗謂欲雪阿堵之恨定須作神仙欲雪帖括之恨定須登制科然神仙難求而制科易取僕固嘗爲其易者鹵莽之報實愧於心今幸得用晦此衷洒然暢然復何恨於帖括哉若夫神仙之事當與用晦共圖之必不令稚川貞白拍手笑人耳

逋草自敘

僕性好讀書而雅不喜舉子業竊謂文章不朽必本性情彼世之習爲舉子業者大抵出於無可奈何而性情不與焉則宋之八股何如唐之八句故晨夕圭竇口不絕吟獨帖括一道自祉筒試牘而外或窮年不挂毫縑酉辰兩役倖食鹵莽之報因餉客笥所攜數十藝略授粟人以應房選士龍芻狗過則棄之而逋草江楓之句亦復流傳近遠正如野王之笛伯玉之琴雖愜時賞匪我思存耳既榛狉流離漂泊江海嘗偶借一二同人浪遊吳越間布颿所至後生輩嘖嘖稱道某君曰此時文

名家也僕聞之頗內自愧悔以爲時文末技耳胡乃讓他人浪得名曩使僕肯降心爲之何詎不若某君然往事如夢不堪回首荒落之春以苫凷流寓白門偶邂逅春穀諸子厥有舊江之役於是鍵帷授經業掃除一切聞見而社集每旬必再舉僕因隨諸子之後偶一爲之阿婆塗抹孩兒倒𧿒幾不顧薛逢苗振之誚久之筆壘酣恬欲歌欲舞輿會感觸是不一端或清曉鳥聲好風徐度或札窗交蔭承晝綠函或凉月半牀夢回酒醒中宵拊枕咄咄閒雞或空江停立闃其無人悵望夕陽愴然涕下大都如寱如詠舉生平英雄氣兒女情悉銷磨

於無可奈何之八股故其爲言謬悠而荒唐參差而連犿淑詭之間得文累百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殆所謂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者耶集既成而難其名初名爲癡草以其稍類借書還書之智繼命爲眯草蓋採南華師金之語已乃定爲逋草逋則逋矣其義安居或曰逋者逃也閒而無事逃之於文或曰逋者逸也身爲逸民則言爲逸書或曰逋者負也補也鄉者鹵莽之役八股似有不釋然於予者宿負未償以此補之

九烟先生遺集卷二目錄

記　傳　書